

茫茫夜： 實價大洋四角

著者： 蒲 風

出版者： 國際編譯館

代售處： 現代·光華·樂華·黎明·青光·
華通·生活·中外及全國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春光書店

上海棋盤街交通路通裕里七號

電話92144

版權所有 1934, 4, 20初版

不准翻印 1—1500冊

序

于 時 夏

說也奇怪，自有白話新詩以來，直到如今，將近二十年了。不但少見新詩壇上的新人，連最初嘗試新詩的一個人，也不肯再嘗試了。

新詩歌運動就從此消沈下去，沒有走上成功之路的希望了嗎？

我想這是不會的。

目前我正在利用忙煞米鹽凌雜的餘暇，試譯詩經，隨譯隨登載申報自由談等刊物上。

一年以來，自由談不甚登載詩歌的，我却有夾在散文裏的將近十首的舊體詩，和兩三首白話新詩，登載這上而。

這次我的詩經試譯連續登載出來了。同時自由談編者還有啓事徵求新詩和歌謠。於是許多新詩人把他們珍貴的作品投登自由談上。

說也奇怪，在這些新詩裏面，首先引起我的興趣的，正是這部茫茫夜的作者的近作小莉茜一首；

小莉茜

小莉茜，舊制度使我掙不脫你，
我不忍，讓你獨自傷心墮淚；
算了吧，權承認所謂婚姻關係。

坦白的說，我可憐你。
明知道，我，我不會愛你的，
畢竟還只好跟你敷衍下去。

不錯，無窮的田事埋沒了你，
不錯，田裏的蚯蚓都熟悉你悲酸的淚。
可是，你怨誰？你埋怨自己的運命吧！

你不會相信的，世界也許會改變：
一個時候，你會自動的同我分離。
你有健壯的身體，也許我趕不上你哩！

啊，不要傷悲吧！小莉茜！

就我個人孤陋的見聞而說，這樣的好詩是十年以來僅見之作。作者倘從這條路走去，基於正確的思想，憑着真摯的情感，選用日常的材料，從事樸實的描寫，顧到諧美的音節，像作者這樣具有先天的詩人的氣質，我們可以預祝他的成功！

我不願以不甚適宜的成見感染讀者，所以對於這部茫茫夜詩集裏的詩，只讓賢明的讀者自己欣賞。

一九三四，三，二五日。

序

森 堡

蒲風的詩是有介紹於讀者諸君之前的價值。——他是一個現實主義的詩人，他已經朝着應當走的那一條正確的道路上走；雖然現在也許還距離他所要達到的目的地相當地遠。

讀完茫茫夜之後，最是牽引我的注意的事情，就是：在這集子裏頭，幾乎找不到所謂戀愛詩或是情詩。換句話說，就是，純粹男女間的戀愛做題材的作品，幾乎沒有。這也可以說是這個集子的一個特色。

自然，我們是不反對，不抹殺情詩的（不過，我們在意德奧羅基的問題上，仍然是一點也不打算放鬆）；這正如我們在生活上並不反對，並不抹殺戀愛一般地。可是，也正如我們並不把戀愛看作人生的全部或是最重要的部分

一般地，在詩歌的分野裏，我們也並不把情詩認爲詩歌的全部或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然而，時下的詩歌是怎樣的情況呢？一般地說來，實在未免令人有『情詩過剩』之感。但在蒲風的場合却恰好跟這現象極端相反。我以爲：這決不是什麼『矯枉過正』，這是可以在作者整個的人生觀裏頭找到它的根據的。

其次，在取材方面，還有一點，我覺得也是可以特別提出來說一說的。——毫無疑義地，收集在這集子裏頭的詩，可以說大部分都是取材于農村的生活和鬥爭的（如在這集子當中比較重要而且比較成功的茫茫夜，動盪中的故鄉，農夫阿三，地心的火，咆哮……等等）。換句話說，就是，茫茫夜的中心的同時也是主要題材，乃是農村生活的現實。作者在這些詩篇裏頭描繪了被壓迫，被剝削的農民的痛苦和他們的鬥爭的情緒與生活；有時，還更進一步地刻畫出變革後的新的農村的姿態。而且那些描繪和刻劃還相當深刻與動人。這大概由于作者是個來自農村的子弟，而且還相當地認識農村生活的緣故吧。

不過，在這裏，仍有不能不特地加以指摘的事情。那就是：從全體上看來，這集子當中的詩歌，到底還不免令人有內容空虛之感。這自然還是由于作者的生活究竟還欠充實的緣故，我想。

至于形式方面，雖然沒有什麼特殊的，驚人的創造；但，字句和音韻的自然，活躍，絕無彫琢和牽強的弊病：這却不能不說是一種成功。

但，在表現方面，一般地說來，仍不免有抽象化，概念化之嫌。這不能不希望作者深深地注意到，而在以後的寫作進程中盡可能地把這些弱點克服過來。

總之，蒲風這茫茫夜是值得一讀的，雖然它本身還有着多少須得加以克服的弱點。在此，我敢鄭重地推薦于讀者諸君之前。

最後，我對於作者的期望是：在這火血交融的偉大的時代裏，更勇敢地把自己的生活充實起來，然後再從更充實的生活裏產生出更有意義的，更偉大的詩歌……

二月廿八日於上海。

自己的話

想到引我走上文藝的路的三哥，總覺得非有一點東西來紀念他地下之靈不可，尤其是今年恰值五週（一九二九——三四）梅花數的時候。可是，總不能產生什麼東西，除了他的逝世週年紀念時寫了一篇「週年」外迄今。不奈何權將五年來的不成器的東西拿來選擇一下，共得廿五篇，一起印成一冊，藉以表示一點微忱。

這廿五篇中，不少曾在南洋天聲日報，大公商報，僑聲日報……上發表過的，但有的已經修改過，和披露時候的原文自有出入了。此外大部份是返國後一九三二——三時候的作品。

對於這些詩歌我除了歡迎大家向我說話（不管好或壞）外，我不打算再在這裏說什麼話

。但是，我必得感謝楊騷先生，他給我先做了一種選擇工作，雖然，現今所收入的已經小有不同了。同時，森堡先生數度的鼓勵我付印，又爲我寫序，陳子展先生也不吝他的筆墨爲我說了不少話，新波先生替我劃了四幅插圖，魏猛克先生也爲我繪了亡兄的遺像，我是非常感激的。

這年頭，寫詩也許更加不易了，但是，我希望將來會有更好的東西來滿足大家的希望。環境的惡劣總不會使我緘默的。這裏，恕我不多贅了。

一九三四，四，一〇

目 次

A 茫茫夜（詩十二篇）

撲燈蛾

從黑夜到光明

火·風·雨

星火

閃電

動盪中的故鄉

喜鵲

村婦的晨起

茫茫夜

農夫阿三

告訴你·

地心的火

B 真理（詩八篇）

躍跳，咆哮

(一九三二年交響曲)

真理

牧師的禱告

挖掉奴隸的心

兄弟，你離開了我

我最畏你呵——病，你

咆哮

鴉聲

C 見面禮 (詩四篇)

海上狂語

見面禮

晚霞

在早車中

D 週年 (詩一篇)

週年

(附：插圖五幅)

撲 燈 蛾

熊熊的火燄在燃燒，
無數的撲燈蛾齊向火燄中撲跳；
——先先後後，
沒有一個要想退走！

哦！你渺小的撲燈蛾喇！
難道你不知道這烈火會把你燒？
難道你不曾看見
許許多多的全伴已在火中燒焦？

爲着堅持自己的目標奮鬥到底，
——不怕死！
爲着不忍苟全一己的生命，

——不怕死！
撲燈蛾！撲燈蛾！
是否你們因此而繼續
不斷地投在火燄裏？

熊熊的火燄在燃燒，
無數的撲燈蛾已在火中燒焦！
先先後後，沒有一個要想退走！
啊啊！牠們沒有一個要想退走！
——一九二九年舊作，
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一日改抄於馬冷
(Malang)

從黑夜到光明

一更，二更，

夜色深沉。

更雞開始叫喊，

啊！黑夜依舊沉沉！

三更，四更，

光明已經有了些少眉目；

雞兒繼續叫喊；

啊！黑夜已經亂了陣足！

五更兒，

黑夜收了殘局；

雞兒高奏着凱歌，

啊！光明展開了篇幅！

一九三〇年春

火·風·雨

火！火！火！

心火！

燃燒，燃燒，燃燒呀，

把你的赤心炸裂，

把你的軀體鎔銷！

再燃燒，再燃燒，再燃燒呀，

把囚禁你的屋宇燒掉，

把窒息你的社會燒焦！

× × ×

風！風！風！

狂風！

狂吹，狂吹，狂吹呀，

把那些砂石猛掃，

把那些洋房吹倒，
再狂吹，再狂吹，再狂吹啊，
把那些高低不一的樹木拔下，
把那些凹凸不平的宇宙推倒！

× × ×

雨！雨！雨！

暴雨！

降呀，降呀，降呀，
把滿貯毒菌的人心洗淨，
把滿藏穢氣的池沼衝毀！
再猛降，再猛降，再猛降呀，
把充滿了血腥的大地洗淨，
把塞滿了瘴氣的宇宙衝毀！

二四，一一，一九二九○

星 火

小小的火星，
出現在荒原中；
不用說：人們都對此
有不少的驚恐。
他們都習慣於
沒有光沒有熱的生活中，
他們甘願屈服在
這平庸的妥協裏。
但是，熱是磨擦的兒子，
又是光明的母親。
現今，日夜不停地
齒輪互相接合的轉動起來，
那個抑得住這爆發的光明？

今天，這裏顯露的
也許只是一點星火，
可是，明天這些不一定
僅會燃燒這荒原，
由人們手裏
不會建造起新的城堡嗎？

一九三三，二，廿一深夜。

閃 電

別藐視牠勢力渺小，
你看牠
這裏一刺，那裏又一戳；
黑越越的暗夜，
終也不堪牠的騷擾！

× × ×

別藐視牠勢力渺小，
你看牠
這裏隱着，那邊又現了；
黑沉沉的牢夜，
終也不久將會破曉！

一九三〇年春

動盪中的故鄉

回到多年不曾見面的故鄉，
故鄉，似乎還未變更模樣。
父老們圍住我詢此問彼，
照例他們關懷國家現狀。
我能夠告訴他們以什麼，
除了無言地嘆息和悲傷。

我只能這樣簡單地作答：
『所有中國要人都是鬼，
他們所幹的是鬼的勾當：
他們曉得的是把老百姓敲詐，
帝國主義者侵略來了，
他們唯一的信條就是「不抵抗」。

自己爭氣才有用呵，
不然，終究是會上他們的當！
——可是，父老們，
近來原鄉又怎樣？』

『原鄉！……………』

『原鄉太不像樣！

灶頭，人丁都要抽捐，

別說什麼婚姻嫁娶。

治安會曉得的

只是刮民脂，刮地皮；

土匪來了，躲在山窩裏；

回頭來抓住幾個好百姓示威。

沒錢時不是匪來也是匪，

誰管你什麼正義同公理！

最近還有什麼
「防空公債」，「國防公債」，
既不會抗日，
眼見得奉送了東三省，
還要派隊下鄉
一個一個的把良民拘。
唉！真是世道日非，

『上月傳說×軍將到此地，
有的驚慌，我們却不在意。
實在，官軍既不會安民，
他們也不會真的到處放火，
——我們只好任天由命，
我們只好憑天報取！
『是不是內戰又來了？

——放着日本鬼不打，
偏偏要自家人對仗。
這種年頭，
老百姓真是難當！』
『……………
……………』

吐不盡父老們的憂家憂國，
擺在眼前的
仍然是沒有更改的故鄉。
但是，細察起來，
故鄉，終究有點異樣。
那近大路的牆壁上，
有銅鑼大的字樣：
『打倒殺人放火的共產黨』！

而這些字體的下面，
隱隱約約的還可以顯現
那被洗刷的標語：

『建設農村×××政府』！

一九三二年，冬，於上海。

喜 鵲

悵望着長空，
天際一抹曠曠；
畫線雲雀在空中，
那裏，那裏更飛來幾聲「鵲」「鵲」？

那裏，那裏飛來幾聲「鵲」「鵲」，
驚動了屋內老公公，
挑起微微的希望，
惹他瞻望着長空？

等着吧，也許長子有消息？
等着吧，也許三兒有銀信？
——說不定二子神靈

拜託喜鵲來送訊，

手杖東西點點，
老公公今天健了。
縱陰沉又遮了長空，
心裏的希望在那嚟。

心裏的希望在那嚟，
雲雀啣啣過長空，
那裏，那裏再來幾聲「鵲」「鵲」
充實他僅剩的美夢？

一九三三，一一，二六〇

村婦的晨起

鷄喊醒了她，撩心的是
小窗透來的微光。
她翻身坐在床沿，
她揉着疲倦的眼。
匆匆堆好一團破舊，
讓鑰匙迸出數聲「鱗鱗」，
她穿上千縫萬補的衫褲。
放下一些勉強，
她步出了間房：
李三娘的鍋開始了喊叫，
張叔婆的洗鍋把
也來了沙沙的晨奏。
向她們招呼一聲「早」，

她惶惶地走到廚房。
一脚踢開了門；
一邊廂起首傢具的奏唱，
一邊廂心底不住的想：
 挑到那邊也許碰得到那冤家，
 見見面也勝多過一個秋——
 等得他來我永世也沒贏油(一)，
 就算他發了百萬，
 我老顏也沒福跟他同白首；
 虧他還兩次三番
 來信要我耐心守。
 ——好哥哥，總要你心誠，
 我甘願丟開這個鄉村！
跟着是灶裏火的躍跳，鉗的叮嚀，
鍋內發出漸強的嘆氣；

外邊來了婆婆，
先送來一些吩咐，一些嚕囑，
手裏交下一升米。
——天已經太亮了，
日頭却還是躲在山底。

(一)「贏油」有土話「好處」意。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十九晨。

茫 茫 夜

—— 農村前奏曲 ——

(一)

半夜裏，黑幕掛在山峭，
月隱了，繁星也失掉。
天空，天空裏漆黑的雲團在滾動，
那狂風，狂風在人間騷擾！

沙……沙……沙……

號……號……號……

半夜裏，沉重的黑幕遮住全村，
不分明，縱是溪流通過了村心。
顯出一邊是毗隣着的黑的屋脊，
一邊是廣闊的田野，阡陌層層的。

斷斷續續的水聲好似鑼音，
那狂風，狂風裏更夾雜着
稀疏的，稀疏的吠聲。

沙，沙沙沙……

汪，汪汪……

號，號號號……

(二)

沙……沙……沙，號號號！

汪……汪……汪，號號號！

母親，母親在風聲中驚醒，
向着黑暗，她，她睜着大眼睛；
傾着耳朵，諦聽，諦聽！

耳朵裏，耳朵裏旋轉着種種聲音！

沙，沙，沙……號，號，號……

汪，汪，汪……號，號，號……

拾起破爛的被，
她遮住了身邊的乖兒，
小孩哇的一聲驚醒了——
『媽，媽……是什麼？
暗，暗……什麼都看不見；
媽，媽……我怕！』
『睡吧，寶寶！
快亮了，
不要怕！』
 沙，沙，沙，號號號，
 汪，汪，汪，號號號！
黑暗，大風，狗吠……
母親想起了青，
想起她心愛的失蹤兒子。
用着慈愛的心，

母親一邊輕拍着身旁的寶寶，
一邊低訴着——
『青，兒子，你回來吧，
家裏雖然苦，
有我們的雙手，總不缺你吃的米，
爲什麼，爲什麼你要遠離鄉里？
是他——那兇惡的興，
他拿錢放利得罪了你？
是他——那多田的榮，
他抽收租穀觸怒了你？
是他——由南洋回來的英，
他有錢買勢惱恨了你？

.....

青，兒子，
他們會跟祖宗，風水強，

怪不得他們！怪不得他們！
——何苦和他們作對，青！
有錢有勢那個不怕？
有錢有勢那個不把你恭敬？
歸來罷，青！
你沒有對他們做什麼，
縱是有，看你上代的面上，
他們也會饒赦你的。
在家裏，你可以安心做工幫幫家：
你只要安心的做，
菩薩照顧我們，一天三餐那用怕？
青嫂子也大了，
青，你該當歸來呵！
上年，你突的丟棄了家，
你沒有告訴我，

對她也沒有提及半句話，
她急得暗地裏流淚，
她說前世沒修今世懲罰她。
據說你和幾位同鄉跟了窮人軍，
你們由此地跑到那地，
又由那城跑到他城；
慢說我家沒風水，就是做官，
青，你就不要她
也不要白髮的母親？

.....

唉！黑暗，狗吠，風號……

青，兒子，我想起了你！

..... 』

沙，沙，沙，號號號！

汪，汪，汪，號號號！

(三)

沙，沙，沙，
號，號，號，
隱隱約約的，風在唱着答歌：
『母親，母親，母親，
再不能屈服此生！
我們有的是力，有的是熱血，
我們有的是萬眾一心的團結；
我們將用我們的手
建造一切，建造一切！
爲什麼我們勞苦了整日整年
要飽受飢寒，凌辱，打罵？
爲什麼他們整年飽吃尋樂
我們却要永遠屈服他？

爲什麼天災人禍年年報？
爲什麼苛捐雜稅沒停過？
爲什麼家家使用外國貨？
爲什麼乞丐土匪這麼多？
爲什麼？……
爲什麼？……
農田裏我們使用犁耙，
工廠裏我們轉動機車，
木匠，泥水……我們一羣
誰說不是有力的創造者？
靠着我們的手，
什麼也能夠進行；
母親，母親，不要驚！
爲着我們大衆我離開了家，
爲着我們的工作離開了你和她！

母親，母親，別牽掛！』

號號號，沙沙沙！

號號號，沙沙沙！

（四）

是山崩，

你聲衝雲霄？

是虎吼，

你把大地動搖？

是——

你——

——沙沙沙，號號號，

哦哦，原來是暗夜風聲！

是大兵，

你踏過荒塋？

是亂軍，
你在屠戮鄉民？
是——
你——
——沙沙沙，號號號。
哦哦，原來是暗夜風聲！

(五)

轟隆！轟隆！轟隆！
雷鳴！雷鳴！雷鳴！
沙沙沙，沙沙沙……
風雷聲中，
夾雜着一陣一陣的急雨音！

黑暗！黑暗！黑暗！

雷鳴！雷鳴！雷鳴！
閃電在空中突擊，
黑暗中誕生光明！

黑暗！黑暗！黑暗！
雷鳴！雷鳴！雷鳴！
風雨聲中
夾雜着曉鷄啼音！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二日寫完。

農夫阿三

七月裏，
火般的太陽，
田間早稻黃！
阿三，匆匆趕路忙，
流着汗，
汗珠閃閃露金光，
眼睜睜的看
別人割的割，擔的擔，
男女老幼一樣忙！
想起家來
心在痛，手在癢！

阿三，

強壯的農夫，
不願當官兵，
匆匆逃命忙。
想起家來
心又痛，手又癢。
——一邊走來一邊想！
——一邊走來一邊想：

年來不是苛捐就雜稅，
說是救「國難」，
又要了「國防捐」「防空費」；
如今，如今呵，
還要去當兵，
不知是犯的什麼罪？

說是爲國和爲民，
爲什麼東四省已送給日本人？
說是保百姓，救國家，
幹嗎自家又殺自家人？

煙灶捐，人頭稅……
那堪再來一個「後備隊」！
別人搶土地，
他們不抵抗，
千萬大兵眼巴巴；
小百姓
起來抵抗就開罪。
今番，今番呵，
顯然是借名義，
騙百姓

去殺自己苦兄弟！

那個胖師長，
烏槍都抽稅，登記，
今番發槍給我們，
還不是另有詭計？
聽說呵，
練好了兵，
我打前鋒他後衛！

鄉長來傳縣官令：
三丁抽一五抽二，
沒人時，
單丁獨子也要去！

大哥二哥遠離家，
鄉長傳我要我去。
妻兒心裏哭，
老母眼流淚！

老母流淚說：
『阿三，我的兒，
別管田間事，
暫時且到別處避避去！』
天呵，上有天來下有地，
那見青天世界沒道理！
眼看家家割禾打穀做新米，
紅紅的太陽
起自東來落自西。

——天呵，
到底那裏有公理？
——天呵，
聽說處處都有匪：
早上碰見一男人，
他說呵，
匪去兵來，
敲詐殘殺不講理！
今番呵，
丟了老娘棄了妻！
單身隻影外鄉去！
別處是不是
也要當兵去？

哦哦！

小百姓，
只有死！只有死！

哦哦！
小百姓！小百姓！
遲早也是一條命！
遲早也是一條命！

農夫阿三，
忽然變了心，
歡歡喜喜
轉過頭來，說：
『回家去！回家去！』

阿三醒過來，

農夫阿三
要趕快回家去！

阿三有道理：
我是農人，
我有衆多兄弟！
假如我們團結起來呵！
假如我們團結起來呵！
拿起鋤來
翻過天來換過地！
——認識認識我們罷，
我們有衆多苦兄弟！
當兵，
你送槍給我們，
好，

這正是機會！機會！

農夫阿三，流着汗，
匆匆忙忙回家去！
回家去呵，
爲着自己，
爲着千千萬萬苦兄弟！

七月裏，
田間早稻黃，
農人收割忙，
天空呵，
掛着火般的太陽。

一九三三，九月廿改寫。

告 訴 你

兄弟，告訴你
以我最後話語：
現在，我難能
支持這個廢體。
只消一刻兒，
我將與世長辭，
丟下孤零零的
老母和弱弟。

隱藏一切真實，
對於我的老母
只消說：『伯母，
不要過分悲苦。』

爲着勞苦大衆，
你兒前去盡職；
雖然消息欠明，
必定猶在努力。
反正剩下我們，
我們……………
我們曉得和他
一樣的敬待你。』

至於我的弟弟，
告訴他：『休要
爲哥毀了前途。
哥哥是對的，
沒有走上岐路。
顯明的，前年

父親被壓死了。
他負了百多債，
利息，田租呀
永遠的跟着他！
不是他不勤勞，
也不是運不好，
是不斷的壓迫，
和不停的剝削，
使他永遠疲勞；
結末，丟下了
你和我。現今，
請你孝敬父母，
但，這只是說，
要無礙於……
——你的任務。』

那隣村的少婦，
爲他我曾心傷；
你曉得，多麼
惹我孀愛，當
我枕在她臂上。
但是，我不能
永遠被她佔有；
我把我身獻給
千萬勞苦大衆，
只有一顆真心；
解放貧苦朋友。
於是，去年冬，
第一次，我們
對統治者反抗，

子彈傷了我手。
這一次，許是
最後一次交鋒，
彈子穿進我胸。
——好，爲我
告訴他：『不是
醫生們欠高明，
實在，小鉛彈
業已深深嵌進。
但，我極愉快
爲民衆死，我
已經盡了責任。
……………
但願你…康健，
不要……傷心！

.....

..... 』

一九三三，三，廿六。

地 心 的 火

火，火，血紅的地心的火，
層層的地殼把牠壓住了。
但總有一天，
總有一天呵，
牠會把這些一齊衝破！

夜深——人靜，
星星——燦明。
沒有月亮，只有習習的初夏的風，
沒有鳥鳴，唯有淙淙的流水聲音。
船夫們已在夢中，都在夢中，
蓬船上微露幾點燈光朦朧。
蟲兒們精神獨展，精神獨展，

儘管歌唱着——
歌唱光明殞滅，
曲詠黑夜瀰漫。
但那山麓，那崎嶇的河岸上，
有二條朦朧的黑影在移動，
移動，不住的向目的地進展。

踏踏的脚步聲，
驚動了路旁的宿鳥——
鼓着兩翼向黑暗裏消亡。
頻頻的對語，
間着那有節奏的
所攜物件的磨擦聲，
也曾嚇住了蟲鳴——
暫時停止了牠們的呻吟。

『明天，明天幾點？』
『晚上六點——
他們在世間最後的時辰。』
『什麼都準備好了嗎？
你說……………』
『不錯，單候我們所攜的東西，
只期待那預定的時辰。
他們，他們只是飯桶，
我們怎不旗開得勝！』
『……………』
『……………』

『起來！……奴隸，……
……，打牠個落花流水，

奴隸們，起來！起來！
黑暗網不住這雄壯的聲音
地衝上不住地移動的
是那二條黑影。

——樹枝被風吹動得號號作響，
河灘上的急流的水沙沙地唱吟，
石子時在他們的腳下滾動
但這些，這些只有增強他們信心。

白霧依傍黑夜佔據着大地，
野獸也借黑暗在地裏橫行。
但遍地，遍地都隱伏着暴風雨。
光明，光明已在黑暗中蘇醒！
看！那閃閃的星星，
伴着那在黑暗中移動的二條人影。

是二個年青的戰士在兼趕路程，
他們，他們滿懷都是血紅的火，
他們要在黯黑的荒原中
點起足以燎原的火星；
他們，他們正待宣布黑暗的死刑，
正待完成他們的使命！

火，火，血紅的地心的火，
層層的地殼
終究不能把牠長久壓倒。
這正是時候呵，
牠將會把這些一齊衝破！

一九三二年

原书空白页

B 真理（詩八篇）

原书缺页

躍跳，咆哮

（一九三二年交響曲）

躍跳，躍跳，
每一個人都在大時代中躍跳！
咆哮，咆哮，
每一個城市都在咆哮？
——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老早就分成兩個：
一個在集團地萬衆一心的猛進，
一個却紛亂的愈見崩潰，殘破。
一方想盡法子
殘酷地把革命運動鎮壓，
一方越鬥越強地
堅決的要把敵人打倒。

看呀？一月廿八夜，
大日本帝國士兵
向中國的大衆開火，
不一月，閩北，江灣，吳淞
燒得一光，
小百姓（不管老幼，男女）
都感恩（？）不忘。
圖書館，工廠，壯麗的大學府，
都接收了日本帝國的禮物（炸彈），
剩下幾座牆骨。
可是，二月間，各國的巨頭們
却在日內瓦開什麼會議談軍縮。
法蘭西提議組織什麼國際警察，
德意志在反對條約凡爾塞，
只有勞動者國家

蘇俄提出一個意見——總威削。
會議了幾個月，
軍縮說是有了些少的進展；
不要臉！不是赤色社會主義者
來一個示威，
他們坐在日內瓦
還不會感到不安罷？
和軍縮會一樣滑稽的是「國際聯盟」
——這帝國主義列強的分贓機關：
二月間接二連三
接到中國政府對日的控訴，
四月方始派出李頓調查團；
十月，李頓報告書公佈了，
博得不少的帝國主義者說「妙」。
什麼國際警察，什麼滿洲自治，

啊！怎不痛快地說：『國際共管！』

正當淞滬間血肉橫飛，
國民政府却洛陽遷居，
只有大日本帝國的東京，
不住的放出毒的瓦斯，
那怕殺死大臣犬養毅
——懦弱東西！
雪地冰天裏
——義勇軍整年打擾帝國兵，
一個襲擊
——正有如秋初大水淹沒哈爾濱
可是，我們的老總
却整半年坐鎮共產軍，
山東，四川，雲南，福建，

軍閥們在內鬨。
——關內究是誰家天下？
如今，砲聲又在熱河隆！

巴西國整年在紛亂，
小邏羅君主立憲的革命告成功；
秘魯，智利，西班牙……
革命熱潮在洶湧！
可憐的還是甘地
——無抵抗主義的聖雄，
他整年地被禁在獄中，
多少甜言蜜語化爲夢。
爲着巴結賤民階級他絕了食，
可是，這買不回把他唾棄的大衆。
聽！獄外勞苦大衆在向他咒罵：

——『打倒這無抵抗的狗種！』

墨西哥，西班牙，意大利……
都捲起一團反基督的火。
全國一致的反宗教流，
通過了莫斯科，
驚動了羅馬教皇——
日夜籌劃重組十字軍去伐討。

十二月，二個相反的紀念在輝煌：
意大利莫索里尼在訓話，
紀念建國十週法西斯黨。
在莫斯科，
紅場裏千萬人頭在鑽動；
五年計劃四年完成，一致慶祝

俄羅斯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
建國十五週！

唯有蘇俄的經濟建設在突飛猛進，
帝國主義的國家在眼紅。
咒罵無用——帝國主義外交家
都在策劃反蘇俄的聯盟軍，
日帝國主義佔領滿洲做個急先鋒。
可是，爲着和平，
俄法訂了互不侵犯約；
爲着日美帝國主義
將來軍事上的直接肉搏，
大金元帝國主義
也不能不把秋波向蘇俄投落。

試看呀！

資本帝國主義的社會在崩潰：

三月間，火柴大王自殺了，

芝加哥，許多銀行關了門。

光是二月份的失業工人，

八百萬在美國，

六百萬在德意志，

三百萬在英倫。——

他們在給資本主義社會敲着喪鐘！

他們在給資本主義社會敲着喪鐘！

六月，一萬「要求米貼軍」

驚動了華盛頓？

是機關槍，煤氣礮

報答了他們的要求。

十二月，三千戰時士兵連同家屬，

由紐約朝着華盛頓走，
國會前，悲慘的呼聲
可不見得有震撼那『白宮』。
可是，他們都在這裏喊叫：
『We Demand The Bonus Now!』
（我們要求米貼，現在！）
『Pay The Bonus Now!』
（即付米貼來，現在！）

十四年前的戰時損失，
如今還要德國大眾賠償，
楊格計劃，委屈成全了。
可是，帝國主義者
在準備着第二次世界大戰！
——帝國主義者

在準備着第二次世界大戰！
十月，亞姆斯它丹(Amsterdam)
舉行國際非戰大會，
只有他們對於戰爭有充分的認識，
深信全世界勞苦大眾的聯合奮鬥，
能夠求得永久和平的保衛。
所謂『和平的白鴿』的白利安，
他是在三月七日死了，
他帶走了他的狡狴的外交伎倆，
他只合在坟墓裏
對着人們所謔的頭銜歡笑！

九月廿五日，
全蘇俄的大眾都在慶賀
革命作家高爾基寫作生活四十周，

黨政要人勞工代表
都給高爾基道賀，
法國作家巴比塞 (Henri Barbusse)
在給他致賀語；
同時一致通過
把尼茲尼·諾夫戈羅特
(Nizhin-Novgord)改名爲
Maxim Gorky。

另一世界裏，高爾華斯綏
得了諾貝爾獎金：
他只曉得寫基於
淺薄的人道主義的立場
加上了改良主義色彩的文章，
可是，正因為這樣，而且他說過：
『我根本蔑視蘇俄的存在』，

所以，他獲得了資產階級的榮獎。

這個世界，
這個世界老早就分成兩個——
哦！每一個人都在大時代中躍跳！
每一個城市都在咆哮！
每一塊土地都在孱走，
咆哮，躍跳——孱走！
世界分成兩個：
一個業已殘破！

一九三二年的末日寫於上海

真 理

領事館，陸戰隊，
軍艦，飛機……
——太陽旗！

野蠻，強暴——日本浪人：
馬褲，手杖，鴨嘴帽——搖擺街頭：
矮小，八字鬚——兇威儀！

誰碰着他？
——一個勞動者，
揮手杖，開虎口，
——一頓蠻打罵！

憤激，捏緊拳頭；

觀衆向前擁。

——打！

——打！

好巡捕——出力彈壓！

放走了浪人，

抓住幾個青年。

送官——這些肇事者！

抗議——雙方抗議。

軍艦——示威。

——弱者道歉！

太陽旗顯示了「真理」。

一九三三，四月九日。

牧師的禱告

主呀，但願我主賜我權威，
鎮壓一切背叛上帝的兒女。
至尊如我主，威權高一切，
至大如我皇，榮耀照四方——
如今呀，叛徒騷擾我心慌！
——亞門！

主呀，至尊，至大的我主！
我昔背負教義遠走他邦土，
至今不忘我主教人的法度；
打左頰時轉過右頰方便他，
和平，忍耐，永遠莫含仇。
——亞門！

對於無知的百姓，
我教他羨慕天堂，
逆來順受不須怨，
任從剝削莫抗拒。

主呀，爲着宣揚，
我們有美麗教堂：
距離七日大鐘響，
愚民恭聽我主張。

不夠呀，辦學堂，
麻痺一般少年郎。
——希望，希望
我們足跡遍城鄉！

諸事如意歡我心，
縱有叛亂武力當。
一切騷擾都平靜，
我主聲名到處揚。

不奈呀，有瘟神
煽起反叛的風浪：
走了學生閉學堂，
大鐘響了空淒涼。

有城鄉，有城鄉，
叛徒聲聲要抵抗。
教會被封奪學堂，
多少同夥性命慌。

主呀！瞻望前途，
我心，我心驚慌。
縱有將軍在獻功，
想盡法子幫我忙。

開刀呀，對他們
我們不能不抵抗。
和平，博愛……
本要他們去主張。

抵抗，爲着我主！
對叛徒切莫饒赦！
——但是，但是，
叛徒衆多我們寡。

往時幾枝槍桿可以硬要他們和平；
如今，丟棄了我們的種種好法寶，
他們的標語是：『我們才是主人。』
不再忍耐，他們偏偏要起來抗拒，
他們更不客氣的對我們說『鬥爭！』
——亞門！

所以，主呀，我祈禱你
賜我威力鎮壓一切叛徒！
我心紛亂呀，我心驚慌！——
至尊我主，榮耀照四方；
威權及各地，至大我皇！
——亞門！

一九三三，四，廿二日。

挖掉奴隸的心

我要毅然地挖掉
從娘胎中
我們中國人
都帶有的一顆奴隸的心，
我把牠埋在地下，深深地，
再匯合全身的熱血
建造一顆新的心琴。
這顆新生的心，
用不着把舊的師敬，
但也用不着光把新的慕羨。
牠應當在大衆的鬥爭中
陶練成功自己一羣的真理，
在日常的生活中克服自己。

牠無閒心事去講美好的穿著，
也無閒工夫去講纏綿的戀愛；
縱是吃的是饅頭，稀飯，
牠有的是和同儕間的工作比賽。
牠沒有什麼悲哀，懺悔，
——有，那是奴隸的心
沒有克服乾淨！
牠的任務是使大衆們都覺醒：
都起來挖掉一切種種
奇形怪狀的奴隸的心。
牠的信條：不僅是
『誰的胳膊粗，拳頭大，
誰是主子。』(一)
應當是
『誰團結得緊幹得澈底，

誰是主子。】(二)

註(一) 禮學英：「南北極」

(二) 周易今：「財神還是反財神」

一九三二，十一，廿七晨○

兄弟，你離開了我

悄悄的，兄弟，
你離開了我，離開了友朋；
沒有握別，沒有叮嚀；
由郵差手裏只收到一封信。
信——
我用顫慄的手把牠折開，
我急忙地走讀了一個大概。
（這年頭，這年頭，
牢獄是我們的學校；
殺頭，槍斃，
人命那比得上狗，
——我正爲你發愁。）
還好，

你只是爲着工作
離開了友朋和我。
自然，
一切，一切我都替你做到；
就是你的祖母，
我想她必定健康，
縱是沒法担保。
但是，你何必爲此担心？
——不，你應該不！
幾年來，幾年來，
年輕的都不知死了多少，
八十祖母還不榮耀？
——去吧！
地下室，羣衆裏，把自己陶冶；
四等車，大統艙，是我們的家！

× × ×

悄悄的，兄弟，
你離我他去。
我明白，這是生的意義：
往昔，你曾爲光明被縛上了索，
僥倖，你逃出了死國。
於是，
你過海漂洋，執着你的筆；
忍受了多少帝國主義的壓迫，
結末，還被送出了境，悄悄的。
返到故國，爲着生活
你當過兵，做過書記；
也會失過業，浪跡街頭，
飽受了資本家學閥……的氣。
——都不是路，

路只有兩條：
「進」或是「退」。
現在，踏着血泊，
你前進了！
不知是那一天，
你繼續了你往日的火花生活；
如今，更朝着遠遠的都市走；
挖掘資本主義的坟墓，
緊握着你的鋤頭。
—— 哦，兄弟，
你於是悄悄的離開了我，
離開了友朋；
沒有握別，
沒有叮嚀。

一九三三，四月十日。

我最畏你呵——病，你

(一)

陣陣寒風，
吹透了我的心靈，
然而，我不害怕，
因為我有沸騰的熱血和牠抗衡。

顆顆子彈，
紛紛地頭上飛鳴，
然而，我不害怕，
因為死在戰場上畢竟勝於偷生！

可是，病神來時，
攜着柔輓的索，戴着灰色的面具，

——我不能不害怕起來了。
因為那灰色的面具使人心驚，
因為那柔輓的索呵，
能夠把我的強健的身體束縛，
能夠把我的有用的腦海麻醉不醒。

(二)

不畏寒冷——大地披上白衣，
不畏炎熱——縱是熊熊火威；
不畏劇烈的流血，
不畏死得有意義，有價值的犧牲；
然而，我最畏你呵，
——病，你！

一九三〇年三月十五日於馬冷

咆 哮

旋風吹過高山，原野，溝壑，
潛進村落，
在平原，田野，森林上
疾馳，奔走。
稻草上顯現出那急速的浪波，
森林裏獨有那號號然的戰歌。

昔日是卑賤的一羣，
終日低頭屈背爲人作嫁衣裳，
今天，他們都有新的覺醒：
——他們相信自己的偉大力量！
他們的力量足把世界推翻，
只有他們才能創造自己的幸福鄉。

閃閃的刀，尖尖的戈，
各種耀目的利器，
×幟浴在日光裏，
無數萬的旌纓羣在躍動。
一切都是蓬勃，蓬勃生氣，
他們每一個
都像長城的任何一塊磚，
他們一個一個的
就連成一座鐵的長城，
他們要用自己的力量
來護衛他們自己的土地。

敵人的飛機，炮彈在頭上飛，
但敵人們終究不能

佔領他們的土地一分一釐。
這裏，每一畝土地都會咆哮，
足使敵人喪胆；
這裏，每一座森林都會唱出戰歌，
頓增他們殺敵的勇敢。

這咆哮的旋風吹過山嶺，原野，
潛進每一村落，
每一村落的人們，
每一方村落裏的土地都在咆哮，
各村落的森林的戰歌
日夜都在互相唱和！

一九三二冬

鴉 聲

慘白色的天空中，
突有一隻孤鴉飛過。
『啞…啞…』幾聲，
牠像要把所遇見的事情向人們傳播

『我飛到東：
我看見惡人們在喜氣洋洋。
但被壓迫的大衆，
却時常和他們作激烈的反抗。』

『我飛到西：
這西邊終究只是片片沙漠，
民氣還是非常不開，

唯有惡人們刻不容緩地
把他剝削；劫掠。

『我飛向南方：
南方緊緊地接着海洋；
苛捐雜稅層出不窮，
民衆們反抗統治者的浪潮
與日俱長。

『再飛向北方：
北方有的是魑魅魍魎；
但大衆們都起來自動反抗，
統治者們無日不在魂飛魄盪。

『我停留於中部；

到處都有殘酷的屠殺，
到處都是草菅人命的屠場。
但是，人們喲！新鮮的旗幟在飄揚』

慘白色的天空中，
突有一隻孤鴉飛過。
『啞…啞…』幾聲，
牠正在把牠所遇見的事情
向人們傳播。

一九二八〇

C 見面禮（詩四篇）

原书空白页

海上狂語

細雨霏霏，濃霧迷離；
這時候——是喜？是悲？
海鳥翱翔，波濤嘶唱；
這情景——是快樂？是哀傷？

悲壯的海風，
不住地狂吹。
——是替我們抱着不平？
——是替我們伸氣？

狂風，狂風，狂風啣，
你請儘你的能力吹罷！
這船上穢物，艙間的濁氣……

一切的一切，都請把牠
吹個半根莫赦！

× × ×

啊啊！你顛簸着的船兒呀，
你就沉落到海底裏去罷，
我的畢生不外如斯，
且勿管那些年青同胞
錯受這種酬謝。

啊啊！你衝天飛回來路的煤烟呵，
你不是暗示我們「不如歸去」麼？
只有傻子才相信日後
我們能夠榮旋故里，
實在呵，那個不是
清風兩袖或白骨還鄉。

× × ×

烟兒，烟兒，
你衝天向來路飛回的烟兒喲！
你請替我寄封口信，
迅——迅——迅——！

『前面，前面是茫茫雲層，
四邊，四邊是無涯的海。
我悔恨，我恨悔
 不和敵人拚命在故鄉，
我悲痛，我悲痛
 將成一個待宰的羔羊。

『過什麼番？還不是眼睜睜地
看着自己的同胞被人剝削下去！

發什麼財？還不是
飽吃資本家的氣，
得了少許殘肴偷歡喜！

『不要渴望出洋串錢或學好呵，
年輕的人兒！
繁華世界實即是屠人地方，
看呀，多少人兒死在這勢利鄉！』

『只要你能夠認清你們的出路，
只要你能夠知道現實的事故：
故鄉和異邦同是一樣的工作場，
那有這裏是地獄，那邊便是天堂？』

× × ×

細雨依舊是霏霏，

海鳥依舊在翱翔；
濃霧遮幕着遠方，
波濤在近邊嘶唱。

這時候，這情景：
暗沉沉，渺茫茫；
慘澹澹的，
沒有陽光。

一九二八年舊作，

一九三〇年改寫於爪哇東邦。

見 面 禮

歡呼，歡呼，
脫離了幾天的航行痛苦；
青的天，紅的貨棧，
鋼條湊成的起重機，
……什麼？一切我們
都不能馬上享受！
像長蛇又像列車似的
我們被押送到移民廳，
移民廳的柵外鑽動着的
是數不清的人頭，
露出一種團圓的渴望，
每一對眼睛都落在我們的身上；
但是，先從移民廳出去的

是外國人和狗。
一會兒，說是辦公的時間過了，
帶着疲勞，滿肚塞滿了火，
成串的我們又被押送到
移民廳拘留所。
鐵的柵門爲我們開，
櫻色的門警
向我們睜着兩對大眼睛，
不管他們是詫異還是歡迎，
一致的是我們的感覺：
『不錯，這是一所莊嚴的大廈，
到埠的第一天
我們就這麼的享了福。』
那用管上面滿佈着鐵的網，
反正檯子是有的，

加上破爛的竹蓆，
「住」的問題就有了解決。
那怕吃的是稀飯，
一點鹹魚醬菜和熱開水
正好混着往嘴裏送。
火熱的氣候不要慌，
靠着有力的兩臂，
佔據了水喉
可以儘量地沖瀉一個痛爽。
有幾個穿藍短褂的同胞，
他們悵別了親熱的祖國，
羈上了父母妻子的希望，
企圖在島國打條出路。
那知沒有親人担保
竟是他們的錯誤，

縱是兩臂氣力，
又親身送到這遠遠的異種國度；
不，不，有的不是沒人担保，
只要是對話欠妥——
雙方不太符合，
都有理由，像他們一樣
被判定『候船返國』。
一種說不出的力支配了我們，
我們都親切的談敘着：
紅毛人，矮鬼子，走狗，番婆……
——鐵的鏈穿過我們的心，
像鐵的環，我們正是弟或兄。
兄弟弟兄，今天我們在異地相逢；
攜手攜手，我們都在同一境遇中！

一九三三年三月七日寫，

翌年春修改○

初到泗水第一天的憶寫○

晚 霞

血紅的太陽
已在西方的椰林下隱藏，
歸巢的鳥雀們
正在樹枝上等候牠們的伴侶。
白晝對黑夜頑抗，
猶顯示牠最後的現象（紅霞）
在天際的西方。

呵！朋友！這西方天際的晚霞，
雖說是白晝將終的最後的悲笳；
但你不必悲哀，慌忙，
這黑夜呀，
到底不能永久地遮住四方！

哦！朋友！當東方甫白的時候，
可不是天際依舊畢現着紅霞？
小鳥們婉轉地奏着歡迎歌，
那不是說：『黑夜已經加上鎖枷！』

哦！朋友！
現在夜神已畢露他們的爪牙，
他們把一切求光明的人們抓拿。
可是，我們一點
也不必悲哀，失望，吁嗟，
那天際呵，
可不是仍在濺起黑白鏖戰的血花？

由鮮紅的血花裏將建起新的明天，

明朝，明朝呀，
黑暗也會帶上鎖枷，
縱臨頭的是無邊的暗夜，
我們怎用去悲哀，失望，吁嗟！

血紅色的太陽
已在西方的椰林下隱藏，
歸鳥們正在樹枝上
等候他們的伴儕。
白晝猶在對黑夜頑抗，
那鮮紅的紅霞
正高晝在天際的西方。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三日於南洋馬冷

在早車中

光明猶在黑暗中蠕動，
四方正在是矍矍矍矍。
我和C君，
端坐在由M埠到T埠的車中。

尖銳的汽笛聲嗚嗚在鳴，
滾滾的車輪聲永續不停，
儘管張開我們惺忪的眼睛，
週遭，週遭呀，暗而不明！

儘管睜開我們的眼睛，
哦！週遭，週遭呀，還是暗而不明！
但是，我們的車

總是向前駛進——前進不停！

一會兒肚白發現於東方，
紅的光芒始現於森林之上。
——誰不舉首諦視？
哦哦！誰不熱誠地把牠渴望？

可恨，可恨森林中
忽地佈滿了濃霧；
剎那，只消一剎那，
這一線曙光便被隱住！

憤恨，低泣……
都解不開這重重的白霧；
鳥兒都噤住了嘴，

小蟲兒也無有悲詞伸吐。

側耳一聽：狂風混合着機音
嗚咽地在鳴。

向前探視：濃霧仍未消逝，
而我們的火車正在荒野前駛。

衝散了幾許白霧，煙瘴，
飛過了多少荊棘滿佈的地方，
這長蛇般的列車，
牠的笛聲與輪音
始終在荒原中震盪。

是的，白霧到底隱不住紅光，
血紅的太陽到底現於森林之上。

片片的白霧

正在陽光中瓦解，滅亡，

偉大的陽光

還極力把黑暗的遺勢掃蕩。

蟲兒，鳥兒都在歡唱，

天空中高掛着美麗的太陽。

大家都在陽光下工作，

我，我又重臨了這可愛的地方！

原作寫於一九二九十二月一日

原书空白页

D 周 年

原书空白页

週 年

亡兄才華，前四年肄業於廣州
陸軍測量學校。不久，帶病歸
家，纏綿不愈。前年十月（一
九二七），被誣，出走南洋。
抵埠不二月，便與世辭（一九
二八年一月十一日上午），時
年廿一。葬於馬冷。

（一）

一度花開花謝，
一度葉青葉黃；
啊！你已長眠了一年呵，
——這電掣般的時光！

在這一年裏，
我受盡了人世的苦痛，
抑住了無涯際的
欲發不敢發的心火；
因為我知道——
 你是死了
 再也沒有人來教誨
 憐愛你的弟弟了呵！

然而，
畢竟痛苦是深不見底的，
我已難於再走
這毫無生趣的黝黯的路道。
就是說——
 那抑制着的心火，

勢不能不任牠燃燒呵，
別管牠會燒出什麼因果。

現在，
我準備在這裏
向你低唱一聲便行訣別，
明天，馬上我就要踏上征途。
這樣會不會給我以幸福？
是不是自投坟墓？
呵！我安能
把這些問題一同兼顧！

(二)

人多號啕舉哀，
我呵，以哭爲羞！
哭什麼？

光明自在前頭不遠，
豈容你終日哭悠悠？

然而，
今天我是不能不哭，
今天我還要放開我的喉嚨大聲地哭
哭喲，哭喲，
我要儘量地哭！

我哭你——死得不值錢！
你雖是少年夭亡，
但，殺你的兇器不是刀與槍。
多麼可憐呵，
年青的人倒在病下亡！

我哭你——空活了廿一年！
你雖精通幾何，三角，物理，化學
但，在這茫茫的亂世有何作用呵，
那不中用的科學！

看！病了沒錢醫，
眼見得科學不如藥！
看！多少留學生走頭無路，
豈是他們個個都是學問不博？

爲着你——年少夭亡我哭你！
爲着你——不死於戰場上我哭你！
爲着，爲着，年華空度，
呵，我哭你，我哭你！

(三)

哥哥，可憐的死者不單是你，

那些環在你的塚前塚後的
可不是全樣的可憐人？

哎喲！聽呵！——

冷風過處，草木淒鳴；

溪水悠悠，日夜無停。

——這是你們幽靈匯合的呻吟？

——這是你們幽靈匯合的呻吟？

別人祭親嘗以三牲酒醴，

我呵，除了熱淚三升

還有什麼更值錢的奠禮？

不，不——

就是我們的淚珠呵，

也還是不能浪費：

不要爲着現實的苦痛而淚流，

不要爲着無情的蕩婦而淚流，
不要爲着艱難的前路而淚流，
更不要呵，爲着一些
不關緊要的事情而淚流！

所以，所以——

我當立即收起我滾滾的淚珠，
我當即刻踏上火花生活的前途。

週年——且讓遍地小蟲代我揮涕！

週年——且讓滿樹小鳥代我遙祭！

我是再也不能安分守己了：

安分了整整一年所得的是什麼？

守己，整整守了一年

所得的又是什麼？

啊！除了橫遭他人的詈罵以外，

唯有痛苦，更加痛苦呵！

哦！我當把我的心火爆烈出來，
燃燒現社會的舊的一切，
毀壞舊世界的舊的一切！
有了破壞，便有建設，
朋友們喲，
誰說我們只會破壞，不會建設？

（四）

苦雨淒風，
那是去年你將離世時的悲景。
風和日暖，
呵！這是今年我將出征時的活映？

好罷！你長眠地下的幽靈！

你請靜靜地長眠下去罷：
你休管地上是木葉蕭蕭，
或是春光爛漫；
橫豎你是長眠了，長眠了，
誰還要你理管
這屢受瘡痍的地上河山？

好罷！你長眠地下的幽靈！
你請安睡罷：
我的前途不勞你去擔心！
踏進地獄我也心甘意願，
打入囚牢更不算
是什麼罪惡沉深！
行呵！哥哥！
——揮淚訣別！

再見呵！哥哥！
也許第二週年
你我就能地下相逢，面敘一切！
一九三〇年一月十一日
亡兄逝世週年紀念日寫於馬冷東邦